



良心茶遊記

●良心

飛虎隊在駝峰航線(中)

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後，陳納德主要負責中國空軍培訓建設，同時也參與組織指揮中國空軍對日作戰。1938年2月至5月，陳納德以中國空軍顧問身份深度參與了武漢空戰。據稱他指揮中國空軍與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密切配合，在武漢多次空戰中取得擊落日機46架的輝煌戰績。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是1937年10月下旬應蔣介石請求來華參戰的。在蔣介石請求蘇聯派航空志願隊來華的同時，宋美齡在蔣介石授意下希望陳納德到歐美國家秘密招聘空勤人員，組建一支國際志願航空隊來華。1937年10月，陳納德僱用一些法國、美國、荷蘭和德國人，組成一個「國際中隊」，卻僅參與了兩次行動便在湖北孝感機場遭日軍空襲摧毀。但這段經歷為陳納德後來組建飛虎隊積累了經驗。

1940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到相持階段。蔣介石於當年5月20日召見陳納德，要求他前往美國，同常駐美國的蔣介石特使宋子文一起爭取美國的軍事援助，特別是飛機和飛行員。陳納德返抵華盛頓後經過不懈的努力，通過羅斯福助手獲得美高層關注。1941年4月15日，羅斯福簽署法令，允許美軍退役或預備役人員以「私人身份」赴華作戰。羅斯福還同時批准對華首批空軍援助：100架P-40B戰鬥機、100名飛行員、190名地勤人員。陳納德成功撬動了美國對華軍事支持，促成了飛虎隊組建。

獲得羅斯福秘密開放綠燈後，陳納德開始以「中央飛機製造公司」名義在美國招募赴華參戰空勤人員。中央飛機製造廠由國民政府與美國多家航空企業於1933年12月合資設立。初始地點在今杭州笕橋。1938年遷到雲南瑞麗的雷允（靠近滇緬公路），並曾在緬甸仰光、八莫設立分廠，組裝戰機。陳納德招募的對象主要來自美國陸軍航空隊、海軍及海軍陸戰隊。因美國尚未對日宣戰，所有應招的美軍人員需先退役或休長假，以民間身份赴華。應招人員以個人身份與中央飛機製造廠訂立為期一年的合

同。應招待遇：飛行員月薪600至750美元（遠高於美軍現役），每擊落一架日機獎勵500美元；地勤月薪300至400美元。包船票、保險及帶薪休假。由於報酬有吸引力，陳納德很快招募到110名飛行員，以及約150至200名地勤人員。1941年7月10日，第一批美國志願航空隊由美國舊金山啟程前往中國，他們的護照上，顯示着音樂家、學生、銀行家和農民等五花八門的身份。

1941年8月1日，蔣介石發布訓令，宣布成立「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也稱「美國志願航空隊」（英文縮寫AVG），陳納德任上校指揮官，總部在昆明巫家壩機場。在志願大隊的美國飛行員中，40名來自陸軍航空隊、60名來自海軍及海軍陸戰隊，多數為後備役軍官，也有少數是在美國政府授意下從現役航空隊自願退役的飛行員。志願大隊裝備的100架P-40B型戰鬥機，全部通過美國《租借法案》提供給中國，再轉交這支隊伍使用。

美國志願大隊成立後，陳納德立即開始對志願隊成員進行專門訓練。一開始的培訓基地在緬甸的同古（今稱東吁），因為昆明巫家壩機場當時處於雨季，而且巫家壩機場處於日本轟炸機作戰半徑內，安全性低。同古機場雖設施簡陋、環境惡劣（叢林環繞、蟲蛇肆虐），但具備基本跑道條件。英國提供同古機場給飛虎隊訓練的目的是希望飛虎隊在日軍進攻緬甸時能協助其防禦。在同古受訓期間，飛虎隊員生活環境極其艱苦，宿舍沒有廁所、熱水，蟲蛇肆虐，隊員需自備蚊帳，伙食很差，瘧疾、登革熱頻發，部分人員因無法忍受而辭職。

1941年11月，陳納德將整訓後的美國航空志願大隊編為3個驅逐中隊：第1中隊為「亞當夏娃」隊，飛機上畫着亞當拿着蘋果追求夏娃的圖案；第2中隊為「熊貓」隊，飛機上畫的是熊貓和飛行員的漫畫像；第3中隊為「地獄天使」隊，飛機上畫的是紅色的天使。根據中英



●飛虎隊飛機頭部的鯊魚嘴。 作者供圖

協議，「地獄天使」中隊協助英國皇家空軍保衛仰光，而「亞當夏娃」隊和「熊貓」隊則於11月18日秘密飛往昆明建立基地。駐仰光的飛虎隊「地獄天使」中隊後來深度參與了緬甸戰場的防禦與滇緬公路的保衛，他們攻擊日軍軍隊、機場，為英美盟軍和中國遠征軍提供空中支援，特別是在保衛仰光的空戰中表現出色，得到英王的獎勵。

1941年12月20日上午，駐守昆明總部巫家壩機場的飛虎隊第1中隊（「亞當夏娃」隊）和第2中隊（「熊貓」隊），迎來了對日作戰的首次實戰，也是飛虎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首次空戰。在當天的空戰中，擊落10架來犯日機中的9架，自身無一受損，取得9:0的驕人戰績。美國志願航空隊昆明首戰大捷，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盟軍在亞洲戰場的首次空戰勝利，極大鼓舞了中國軍民士氣，也提振了反法西斯盟國人民的抗戰決心與信心。中國各界對此反應熱烈。全國媒體廣泛傳播，成為抗戰精神的重要象徵。

昆明市民目睹空戰勝利，奔走相告，群情振奮，沿街鳴放鞭炮，有人甚至從城處將日軍飛機殘骸抬進城裏示眾。昆明地方政府與民眾於當晚舉行慶功大會，為參戰飛行員披紅戴花。昆明民眾還紛紛到志願隊所在的空軍基地慰問，並見到了志願隊飛機頭部噴塗的呲牙裂嘴的「大鯊魚」。因為從沒見過鯊魚，就把鯊魚頭圖像說成了「飛老虎」。「飛虎隊」的稱呼便在民間流傳開來。後來昆明及雲南報紙報章在報道中都將志願隊稱為「飛虎隊」。「飛虎隊」的威名便迅速傳遍全國乃至全世界。「飛虎」這個名稱越傳越廣，越叫越響，連陳納德也覺得「飛虎」這個稱呼很好，將航空隊正式命名為「飛虎隊」（Flying Tigers）。

青 青子衿

●趙陽

在希望的田野上

每年的5月，走在尖東海旁，看着維港兩岸湛藍的天空、茂盛的草木，看着鮮亮又深邃的大海，我都會感到，那拂面的海風，每一縷都那麼甜，都帶着勃發的生機和吹向未來的希望。而這樣的時刻，「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學員們常常在我左右，一同遠眺、一同感受——5年來，這些來自香港不同中學的學生，因為熱愛文學走到一起，每到周末，或是一起聽課、開展文學經典閱讀和寫作技巧探討，或是一起參加中國當代知名學者和作家的專題講座、積累文學素養，或者去內地開展創作實踐，一邊看、一邊寫、一邊看，回來後用文字表達真切的感受——他們對文學的愛，越來越深。看着他們在時光的飛逝中，個子長高了、思考深入了、文字成熟了、中文素養更厚實了，我的內心，無比欣慰。作為授課的文學導師之一，每一次在課堂上、在創作實踐的路途上、在交流創作成果的字裏行間，我分明看見，眼前是一片希望的田野，那麼浩瀚廣闊，那麼生機盎然。

5年前，「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在漢華中學、中華基金中學、英華書院等學校開展試點。每天放學後，來自不同學校的孩子們會就近聚集到教學點的課室。我們一起走進杜甫的家國、李白的浪漫、蘇東坡的堅韌，一起細數老舍的北平、史鐵生的地壇、林徽因的人間四月天，一起認知劉以尊的「酒徒」、鍾曉陽的「愛妻」、葛亮的「翟玉成」。我們在文學的星河之中，更深度地認知家國。隨着培僑書院、筲箕灣官立中學、香島中學等越來越多的學校要求加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從2024年秋季開始，我們將小班授課和名家專題講座全部集中到星期六，並且每個月增設「創作實踐」環節。旺角的花墟、珞珈山的早櫻、岳麓書院的銀杏、三坊七巷的文人故居……我們的足跡裏，有文學的光陰；我們的文字裏，有滾燙的青春和厚重的文化。從去年起，每年復活節，我們都會去中國現代文學館，在作家書房裏感受「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文雅，在冰心的櫻花樹下，一起聆聽「有了愛，就有了一切」的怦然心跳。

今年4月，當我帶領「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35名優秀學員來到北京，參加首屆魯迅文學院香港青少年作家班培訓時，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吳義勤拉着我的手，動情地說：「要好好做下去！」香港文匯報開設的「青青子衿」專欄，將成為熱愛文學的香港中學生追逐和實現希望的希望的田野。我想，這對於香港的明天、文學的未來，不僅必要，而且意義深遠。期待這片田野，能夠讓更多的香港青少年用文學的方式，播種無愧於時代和家國的青春與愛。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導師）

詩 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書香三味

施學概鞠躬

序曰：世界讀書日兼全民閱讀活動周，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

嗜學由來性本真，
芸窗共影度清晨。
縹囊必選先賢語，
玉軸常存古墨珍。
悟透精詮方受益，
融通妙理始超純。
莫言白首功名事，
腹有詩書氣自神。

丙午年三月初八 2026年4月24日

浮 城誌

●羅大佳

兒時的農忙假

「農忙假」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鄉村小學校為幫助生產隊大戰紅五月，搶收已經成熟的麥子而放的假。那個假雖然不用來遊山玩水、走親訪友，而是用來參加生產勞動，但學生們還是很高興，因為這個時候大家可以放鬆心情，不用伏案讀書，不用為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而發愁了。

那是紅紅的五月，火燒雲很早就掛在天邊，布穀鳥「割麥插禾」「割麥插禾」的聲音在雲霄裏響個不停。老師帶着我們來到離學校不遠的麥田裏，只見麥子已經金黃一片，風兒吹過，麥浪翻滾，田野上飄滿成熟的麥香。生產隊派來的一位老社員對我們表示歡迎後，指定了幹活的地點。

割麥開始之前，老社員手把手地給我們示範如何握好鐮刀，如何割好麥子；老師要求我們既要速度，也要質量，不要浪費生產隊的一粒糧食；勞動中既要大帶小，更要注意安全。剛開始割麥時，因為之前都沒有幹過，大家小心翼翼，手腳顯得有點笨拙。但很快的同學就適應下來，左手攬住一束麥稈，右手拿着鐮刀順勢下割，只聽「咔嚓」聲響，麥子被放到在田野裏。隨後大家就

進入到一種競爭狀態。只聽田野裏「咔嚓」「咔嚓」聲此起彼伏，一簍麥子有的同學才割到一半時，有的同學就已經割完了。這時候老師就要大家發揚雷鋒精神，幫助一下那些割麥子較慢的同學。割麥既要拚體力，也要講技巧，能幹好這種活的，大多是平時調皮搗蛋、學習成績不好的同學。平時他們被老師批評得多，這時候卻顯得豁達大度。他們來到那些身體羸弱、學習成績不錯，割麥子卻不行的同學面前，豪爽地說：「你去休息吧，我來割。」然後一陣旋風似地，就把麥子割完了。看着平時作業做得一塌糊塗、搗蛋起來要上房揭瓦、挨過自己不少批評的學生，老師這時候也不得不主動表揚幾句。

休息的時候，大家坐在樹蔭下，你一言我一語地拉家常，話收成。生產隊送水的社員挑來一桶茶水，大家用一個粗瓷茶盅轉來轉去地喝着。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學校和生產隊之間，拉近了距離，融洽了關係，增進了感情。

農忙假，一代人的記憶。不用課本筆墨，卻讓鄉村孩子從小就在泥土和汗水之間，讀懂了糧食的珍貴，讀懂了勞作的不易。

文 化 解 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1900年的國寶離散：《女史箴圖》的故事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整座京城陷入一片混亂，皇家宮殿、苑囿盡數落入侵略者手中，無數傳世珍寶慘遭劫掠，藏在深宮、被譽為中國繪畫巔峰之作的《女史箴圖》唐摹本，也在這場浩劫中踏上了再也回不去的異鄉路。關於這幅畫當時的收藏地，有圓明園的說法，但主流觀點認為，清末時它一直被保存在紫禁城建福宮花園靜怡軒，後被移往頤和園，卻終究沒能躲過戰亂中的離散命運。

親手劫走這幅傳世名畫的，是英國陸軍第一孟加拉騎兵團的騎兵上尉克拉倫斯·約翰遜。當時，英軍長期駐紮在北京頤和園及周邊區域，約翰遜和家人就駐守在附近，藉着戰亂搜刮皇家文物。

對於這幅畫的來歷，約翰遜家人一直有一個說辭，聲稱他們在動亂中救了一位清朝貴婦人，對方為了報恩，主動把這幅畫送給了他。可這樣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學術界早已達成共識，這不過是侵略者為了掩蓋搶劫掠奪的事實，刻意編造的借口，這幅千年名畫，就是他趁亂劫掠而來的。

1902年，約翰遜帶着搶來的《女史箴圖》回到英國，彼時的他完全不懂這幅畫的藝術與歷史價值，壓根沒把畫作本身放在眼裏。他只覺得畫軸兩頭鑲嵌的玉扣看着精緻值錢，便特意把畫帶到大英博物館，只想讓館方給這幾個玉飾估個價。沒想到，大英博物館的中國繪畫專家西德尼·科爾文，一眼就看出了這幅古畫的驚人價值，深知這是世間罕見的稀世珍寶。一個極不平等的廉價交易就此達成，1903年，大英博物館僅僅花費25英鎊，就從約翰遜手中買下了《女史箴圖》。

更讓人覺得諷刺的是，這25英鎊裏，玉扣的價格就佔了一大半，這幅後世公認的中國人物繪畫巔峰之作，竟然像附贈品一樣，作為玉石的附件被賤賣掉。

如果說被劫掠、被賤賣是第一層傷痛，那進入大英博物館後的毀滅性修復，就是無法逆轉的永久遺憾，也成了世界藝術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劇。

當時的英國，根本沒有掌握中國卷軸畫的科學修復理念，更不懂傳統書畫的裝裱工藝。1914年到1918年間，博物館聘請修復師斯坦利·利特約翰對畫作進行修復，他沒有採用中國傳統卷軸裝裱方式，反而盲目用了「日式摺屏法」，給這幅畫帶來了致命傷害。

修復師直接把完整長卷強行裁切，將畫作主體、乾隆題字和後世跋文分割成好幾段，還把裁切後的畫面平鋪黏貼在薄木板上，外面直接覆上玻璃展出。這種做法徹底毀掉了中國卷軸畫「從右向左、徐徐展開、分段品讀」的流動美感，完全破壞了

畫作原本的審美與形制。

不僅如此，為了固定當時已經有些碎裂的絲綢基底，修復師還在畫心表面塗抹了一層像薄膜的酸性物質。看似暫時固定了顏料，可隨着時間推移，物質間的化學反應讓畫面顏料慢慢變暗、變脆，這也是如今我們看到的《女史箴圖》整體色調偏深的重要原因。長期平鋪在木板上，再加上木板脹熱冷縮，原本柔韌的絲綢畫心失去彈性，纖維變得極度脆弱，頻頻出現掉色、開裂的問題。

這樣的損傷持續惡化，直到2013年，大英博物館才召集全球專家，其中包括中國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的專業人員，開啟了多年的精密修復。這次修復採用了激光、顯微鏡等現代科技，借鑒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的方案對絲綢纖維作微觀加固，沒有貿然進行風險極高的揭裱，同時為畫作定製了恒溫恒濕的充氣展櫃，嚴格控制展廳光照。

可即便有現代科技介入，也無法彌補當初的過錯。當年的裁切和黏貼太過徹底，這幅畫再也無法復原成完整的傳統橫軸，只能永遠保持被切割後的狀態，定格在一塊塊木板之上。

如今再看這幅《女史箴圖》，原本完整的九段畫面被分割，卷首卷尾乾隆皇帝的御題詩、璽印，還有乾隆親手繪製的象徵君子之風的蘭花，都被從主體畫面剝離，單獨裝裱展示，一幅傳世名畫，變得支離破碎。

這幅承載着千年中華藝術文脈的名畫，1900年因戰亂流離，1902年遠赴倫敦，1903年正式入藏大英博物館91號展廳。為了保護本就脆弱的畫面，它每年只能展出短短6周時間。

被劫掠、被賤賣、被無知損傷，《女史箴圖》的遭遇，是近代中國文物流失的縮影，也是東西方文物修復理念碰撞的悲劇。那塊被定格在木板上的千年絹本，滿身傷痕，既刻着侵略者的貪婪，也藏着無法抹去的文明傷痛，靜靜在異國他鄉，訴說着那段1900年開始發生的屈辱又令人惋惜的過往。



●大英博物館藏《女史箴圖》局部。 網上圖片

詩 詞 偶 拾

夏夜蛙鳴

夜色如墨
聽蛙聲一片
不知疲倦的歌者
把自己唱成了夏天的一部分
時而急促，時而緩慢
一場沒有指揮，沒有樂譜
具有台階般上下起伏的高低音
唱響黑夜
默契的聲音，整齊劃一
寂靜的夜，越發寂靜
蛙鳴如緩緩流淌的歌聲
積攢了一整天的壓抑和沉默
流入夜的缺口，肆意傾洩
以歌唱的方式，回饋遼闊的夜

黑夜里，回響此起彼伏
誰在指揮和主宰這場不眠的演奏
田野，起伏的音符在擴散
微涼的風，拂面而來
泥土的清香由遠及近
夜色越來越濃
蛙聲越來越洶湧如潮

人時常會面臨困苦，失敗
像蛙一樣，穿透黑夜
迸發出一聲聲與命運抗爭的吶喊
喊着喊着，黑夜就變成了黎明
喊着喊着，黑夜就變成了黎明
從此，迎來曙光和火熱的生活

●曹啟正